



實心實意办好社

文藝演唱材料

(第一輯)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實心實意辦好社

文藝演唱材料

(第一輯)

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局編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

目 錄

實心實意辦好社（獨幕話劇）	胡 瑜（1）
打黃狼（二人轉）	孟慶增整理（14）
大檢查（相聲）	孟慶增（19）
播種（獨幕話劇）	張長弓·朱國政（27）
壓糕面（二人台）	于鶴齡整理（30） 張有良

☆

☆

☆

寫 在 前 面

為了及時配合黨的各項政治任務，宣傳黨的政策及宣傳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增產節約，迎接農村合作化高潮並鼓舞廣大群眾積極投入在全國範圍內大張旗鼓的「肅反」鬥爭，提高政治警惕性，以各種文藝形式活躍群眾文化生活；我們編選了一部分劇本、演唱材料，分輯出版，供各地業餘劇團演唱。

這個集子裡所編入的作品，都是適合於業餘劇團演唱的。其中一部分曾參加過全區首屆音樂、舞蹈、戲劇觀摩演出大會；一部分轉載自「內蒙古文藝」。由於我們水平所限，難免在編輯工作中存在不少缺點，希給予指正。

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局

五五年十一月

实 心 实 意 办 好 社

(獨幕話劇)

胡 瑜

人物：

李星亮：三十歲，新社員。(簡稱亮)

星亮嫂：三一歲，星亮妻。(簡稱嫂)

李星明：三五歲，星亮哥，單幹農民。(簡稱明)

李梅香：二十歲，社會計。(簡稱香)

時間：一九五四年春，一天的午飯後。

地點：內蒙古西部區某農村。

佈景：李星亮家的小院裡。舞台正中有一堵矮牆，中斷處為門可通街外；門裡右前方有半新舊的土房一間，窗前掛有零碎用具，房前放一筐山藥籽。透過矮牆，可見遠處的山丘、田野、叢林。

幕啓：(星亮嫂正切着山藥，不時地回頭望着門外。)

嫂：日頭影兒都偏西啦，還不回來！報兒畝可憐地，一出門就再不打個照面。……

世道新啦，花樣也就多，去年是互助組，今年又是農業社。待說入吧，人雜手亂還能做出點好營生？待說不入吧，家家都走的這條道；又怕秋後比人家打的糧少。(在門外傳來一陣咳嗽聲和腳步聲，星亮上場。)你怎麼才回來，叫人等的心火燎亂的。

亮：你再急，也得等開完會哩吧。

嫂：(焦急地)快說說，咱家的地你報了多少？

亮：(憋氣地蹲下抽煙)你不是叫報三十畝嗎？

嫂：社裡沒說甚？

亮：沒說甚，就是問咱家留多少？

嫂：你怎說的？

亮：我就照你說的那個數兒，十二畝。

嫂：社裡也沒算計咱的地報夠了沒？

亮：怎沒！梅香一合計就說還差四畝。

嫂：你說甚？

亮：我还是照你說的那些話，說那四畝和老大家換啦。

嫂：他們說甚？

亮：也沒說甚。

嫂：（得意地）你看看，娶上我这办事裡外不透風的老婆，算你走了大运。像你，做事情不留底，一輩子也吃不上香東西。

亮：好了個厲害，你為甚不出頭露面？叫我，咳！長上鬍鬚的人啦，跟人家說假話！

嫂：你知道甚？我要去了，有個失言失語的，就反不過口來啦。你去了，就是說錯了，我再出頭露面還遲啦？

亮：反正，取回經是唐僧的，惹下禍就是孫悟空挨，你裡外裝好人，叫我這半輩子沒說過一句虛話的人去撒謊！

嫂：天生就你这个不開竅的人，就像個榆木疙瘩似的，翻不清個好歹，我是為了你這點光景。

亮：我尋思有那十二畝自留地就行啦，你偏要耍個鬼留下這四畝不可；鬼是要了，可是瞞過初一能瞞過十五啦？叫人心裡難活！

嫂：好我的當家的，你還不愁難活出病來呢！我合住眼也比你看的清楚。

亮：你还清楚，清楚的把自己費了也不知道。

嫂：閒話少說，你快去套車，我給你找鋤，把那四畝地的糞

送出去，他們就不犯疑了。

亮：我看还是合計合計再送吧。

嫂：合計甚？天生就是磨磨蹭蹭的脾气，一棒子打不出个响屁來。当男子漢身帶三分鋼，你沒骨气，还不听我的？合計，等你合計好，把四月八也悞啦！

亮：好，我沒鋼，就依你！

（星亮懊喪地走出門去，片刻后又折回來。）

嫂：你又回來幹啥？沒緊沒慢的，跟你受一輩子窩囊气。

亮：我尋思，要不，不用送啦。

嫂：你不是依我嗎？为甚又变卦啦？

亮：这事叫人家知道了多不好看。

嫂：你別想这个，我早就跟大嫂捏通啦。

亮：雪地埋不住死孩子。

嫂：你就不說農業社要有个人心不齐，办不好，秋后分不下糧，咱一家这三張嘴每天要吃飯哩。

亮：天塌了压大家，又不是咱一户。

嫂：你知道人家誰沒留点后手。

亮：咱留了十二畝地，不比誰人家多？

嫂：唉！真活气死人，一斧子劈不開道縫兒，你怎麼癡呢？

亮：我說咱們不就不用入，要入就不能和人家存心犯私呀。

嫂：这怎就叫犯私，自家地还不自作主？人家房前房后光景过的都像火盆呀似的，听你的話，我可丢不起这份不会过光景的名。說你拙嘴笨舌不中用，你还不服气，十二畝自留地夠种啥？除过山药、莜麥，不栽辣椒、不撒葱啦？葫蘆、豆角往那种？你抽煙，煙葉子在那呢？不种点茄子、黄瓜，不吃鮮菜啦？沒有白菜、蘿苣，过年过节連个拌饅用的也沒有！你說說，你給我安排安排这光

景？

亮：算小賬不算大賬，你多會兒也沒個錯兒？

嫂：常言說：「吃不窮，喝不窮，盤算不到盡受窮。」就照你那不開門道的腦袋，看你怎過。

亮：政府不也叫精打細算的過光景。

嫂：我這就是精打細算呀，把山藥籽切好，拳头大的留在家，把碎的給社裡，這倒不是咱人奸小氣，農業社那在乎咱一兩家的好壞。今年要是風調雨順，那十二畝自留地能打八石，還不說那四畝零碎，社裡再能分十多石的話，保險賣了老牛拴馬車。這一年下來，錢夠花，覺夠睡的，你說啥不合心思。

亮：看你說的倒像拿到手啦！

嫂：不罷怎哩？听上我的話可有你吃香東西的時候。快送糞去吧！

（星亮下，嫂仍切山藥）

（梅香上）

香：星亮嫂，我星亮哥趕車做甚去了，是不是叫翠花來住媽家？

嫂：翠花尋下那好女婿，早把我忘乾淨啦。他是忙着去送糞，省的過幾天社裡忙的抽不出人手。

香：唔！就憑星亮哥這份心，也能办好農業社。

嫂：咱們拙嘴笨舌的不会說，可有一格，就会實心眼对大家。只要能把農業社办好了，咱說不出个長短。

香：（試探地）星亮嫂，你說星亮哥去送糞是真的？

嫂：我还能哄你這大閨女？唔，不！大會計。

香：哎！你家的自留地都在村前頭，為甚星亮哥趕車往村后走呢？

嫂：你莫非不知道，后梁底我們有四畝地。

香：后梁底那四畝地，剛才星亮哥報地不是說換給星明哥了嗎？那有个換了地還給送糞的呢？

嫂：星亮嫂從來不會說假話。是這麼回事：年時借過他家三車雞糞，今年還給他們些大糞。

香：唔！星亮嫂你真行，辦事情連一點風聲都不露。

嫂：別貧嘴啦，星亮嫂十个也不如你。（星亮拿油葫蘆上）
你怎又跑回來啦？

亮：油葫蘆沒油了！

嫂：做點營生拖泥帶水的實在難哩！等一等。我給你倒。（
拿油葫蘆進屋裡）

香：星亮哥，你后梁底下的地不是換給星明哥了嗎？

亮：嚕！換了倒一年啦。

香：那你怎還給他送糞啦？

亮：你星明哥在那塊地裡種谷子呀，他灰糞不多，和我換了三車灰糞。

（星亮嫂拿油葫蘆出來。）

嫂：沒油使喚也不早做聲，家裡連一點油也沒有啦，還得到合作社去倒！（掏錢）給，還癡眉怪眼站着幹啥？

（星明上，莫明其妙地。）

明：這會倒油幹什麼？

嫂：往換給您那四畝地送糞呢，沒膏車油啦。

明：糞，我送哇还用你們？

嫂：（机警地）梅香，你和星亮嫂倒油去，叫他兄弟倆談談。

香：你一個人去還倒不了？

嫂：去吧，和我去做個伴兒。（拉梅香下）

明：聽說你入社啦？

亮：噯！

明：你這一入社，不是把爹給留下點家業都給踢躡啦？咱兄弟們沒本事再開新的，說什麼也不能踢躡舊的呀？

亮：入了社，地、牲口、房都還是自己的，怎叫踢躡家業呢？

明：你沒聽說郭家營子那農業社，今年連土地也不叫分紅，牲畜也作價歸社，這還有自己的甚哩！

亮：要不分是大夥都不分，像公積金；要分是大夥都分，勞動分紅，土地分紅。要我說開家業就看這個辦法吧，像爹活着那時候，咱爺兒三受了多少年，開進點甚家業來？

明：我說是，你有車有牛的圖甚哩？我活了三十五啦，還沒見過三四十戶人家夥種地。往年，親哥熱弟還撕破鼻子打破臉的，如今這麼多人一起種地，心能那麼一般齊？

亮：我看你說錯啦，去年互助組就好，今年農業社還要比去年好。

明：比互助組好，那為甚五區才有三個呢？

亮：早年吧，連一個還沒有。

明：你也是半輩子的人啦，不知道有這麼一句話：「長橛頭子先爛。」縱然好，遲入一年兩年看一看，誰還能不依你？

亮：看你說的，既要入，那就遲不如早，早不如快。

明：好，咱倆說不到一塊去，我反正得看個一年兩年再行事。（欲下，梅香上。）

香：星亮哥，星亮嫂把油放在車上啦，叫你快送糞去呢。

（星亮下）

香：星明哥，你說有換了地還給送糞的嗎？

明：那有換了地還給送糞的呢？

香：那星亮哥這不是給你地裡送糞叫做啥？

明：噢！這……這是年時夥喂過一口豬，今年把糞分開啦，他說有車、牛給我捎着送一下。

香：你們倒一個比一個會說。

（這時，門外傳來一陣吆喝牲口聲、鞭聲。

……）

明：（見事不對）哎，我得幫他給我送糞去。

（星明下，嫂上。）

嫂：呀！梅香，你還在這兒哪？

（懷疑地望了望門外）

香：你不回來，院裡沒有人我就能走啦？……（試探地）星亮嫂，你說世上有這種人沒有？嘴上說的比蜜也甜，做出事情可見不得人。

嫂：（不以為然地）怎沒有，心口不一的人有的是。你年輕還沒經見過，星亮嫂可遇的多啦。

香：這種人自己覺得很聰明，好像他誰都能哄過，可就不想，沒有不露風的牆啊，哄過初一還能哄過十五啦？

嫂：是呵，只要做下那見不得人的事，多會紙裡也包不住火。

香：星亮嫂，你說失笑不失笑，咱們社就有這種人。

嫂：（有所感地）你說是誰做過昧良心的事呢？

香：你想想咱們社誰能做出這事來。

嫂：老趙家？

香：不是。

嫂：宋奎子？

香：不是。

嫂：那——星亮嫂可就不知道啦。依我說，咱們社不能有這種人吧！

香：（譏諷地）有，是有一塊臭肉想坏這一大鍋湯啦！

嫂：（鄭重地）你可年輕輕價不敢給人家瞎說瞎道。

香：我要是瞎說，我爛舌頭。我是氣那些不實心實意的辦社，盡拿花言巧語騙人的人。

嫂：你倒底是說誰呢？這沒頭沒腦的。

香：誰做的事情誰知道。依我說，做了虧心事，就該手摸胸口問問心跳不跳。好漢做事好漢當，藏頭露尾那叫甚麼呢？

嫂：（有所發現，而又裝做鎮靜地）這是誰啦，叫你罵的這麼厲害。

香：誰做事情也難免有個錯，早點說出來好商量，省得當面對証，臉紅脖子粗的。

嫂：你風言風語的叨咕誰呢，我可不是那種人，你看了吧，套車送糞，你不知道我換過四畝地？

香：不是你，你就甭底虛。

嫂：誰底虛？沒做虧心事，就不怕鬼上門。

香：其實，我說這話也是為了办好咱們社。

嫂：誰不想办好社，用你這麼指指斑斑的數說人家。

香：（有意挑明）你心裡有鬼是怎的，爲甚怕人家說道？真是，樹葉一動也當是打自己的頭。

嫂：呀！梅香，這半天你衝着我來啦，你說誰心裡有鬼？

香：你心裡有鬼，瞞瞞藏藏的。

嫂：大白天日的，我瞞藏甚麼來？

香：你瞞藏了地，四畝地。

嫂：誰跟你說的，誰的見証？

香：你親口跟我說的，見証人就是你。

嫂：你這不是人芽芽，紅嘴白牙說瞎話！我甚時候和你說過我瞞地啦？

香：會說的不如會聽的。

嫂：你會聽，我說長來說圓來？

香：你倒是沒說長圓，可說給我瞞了地啦。

嫂：這不是胡說人，明明是看見我沒有個嘴上能說的男子，想欺侮人嗎！

香：星亮嫂，我看你才是胡說人，誰欺侮你來，你不能連好賴人也不認呀！

嫂：（生氣地）不認就不認，捉姦要双，捉賊要贓，你說我瞞地，見証呢？

香：見証有的是，你不能咬住「不是」當成理！入社是自願，就說農業社的事兒你還沒親手做過，沒親眼看見？互助組的好處你總該知道吧！社裡那点对不起你？为啥還要耍个小心眼呢？

嫂：你不要抓住旋風看成鬼，沒有真憑實據嚇不住人。（門外傳來吆喝牲口聲、鞭聲……）

香：好！（欲走）

嫂：（反賴地）你有本事胡嚼就不要走！

香：我給你尋証據去。（走下）

嫂：（懷疑地）那個長驢耳朵的聽去，說給了她這個積極鬼，解我的裹腳包子啦。

（門外星亮聲。）

香：你們吵甚啦？

（星亮，星明，梅香上）

嫂：吵不吵，你送你的糞，誰叫你進來啦？

香：我叫來的証据。星明哥，你剛才和我說，星亮哥是因為甚給那四畝地送糞呢？

明：我不是說年時伙喂過一口豬，今年把糞分開啦，他捎着給我送一下。

香：星亮哥，你怎說的？

亮：（猶疑地）我，（看了看嫂）

香：說哇，看甚哩。

亮：我是說，你星明哥在那四畝地裡種谷子，他灰糞少，換了我點灰糞。

嫂：（生氣地）快不要鬼嚼啦，這光景就要叫你折騰壞啦。

香：星亮嫂，你不是說借過點鷄糞，還了點大糞嗎？看這又是豬糞，灰糞的一連串子糞。

亮明：（相視）這是怎得哩？

香：星明哥，農業社剛辦，還沒有穩定下來，你不該調教別人犯錯兒，瞞地送糞瞎倒騰呀！

明：他們做這事我可不知道，誰知道他們換地是假的！你不要連掛我，叫農業社說我給他們做隱身套。這，這真不干我的事，我得看車去。

香：星亮嫂，怎樣吧？

嫂：事情我是做啦，要怎就怎吧！

亮：我說不用，不用，你硬要……

嫂：少給我鬼嚼，不是因為你，叫我丟這份人。

香：星亮嫂，這不是丟人不丟人的事，是你腳踩兩隻船，不敢邁大步往前走。我知道，你是怕農業社秋後打糧少，分不多紅，才瞞地準備自安鍋。星亮嫂，你錯了，農業

社就是多打糧的个名字。

嫂：梅香，我的心思你算說对啦，我是怕人雜手乱到秋后揭不開鍋。梅香，你既为星亮嫂就为到底，不要和別人說，等黑夜，你給我把那四畝地再記上，來个人不知鬼不曉。

亮：要說清楚，乾脆就說咱錯了，都是隔壁隣近的，誰還能計較咱。不說多会也不省心，心上老懸上个疙瘩。

嫂：數你是个糊塗蛋，說出來，丢人敗兴的臉往那放？

香：星亮嫂，星亮哥說的对，知过改过不为过，知过不改多会也是錯。

亮：这不是句正話嗎！

嫂：你少插嘴。梅香，你听我說，咱們隔壁隣居了多少年，從來也沒有臉紅过，这回就算星亮嫂的錯吧，你也不該胳膊往外扭呀；你給我遮遮臉，或長或圓咱再商量。

香：星亮嫂，你是个精明人，常言說：「对人对事对过己，相人相事相过理。」農業社是大家的事，不是我給你遮好看就行了，我看你还是到社裡認錯誤去好。

亮：我看就朝梅香說的去做对，要不，瞞下地，咱又忙社裡的活兒，又顧照料家，还不是两头齐誤。

香：星亮哥的話我贊成，說就的話：「一心不能二用。」你顧了社顧不了家，顧了家就誤了社；你是为了多打糧，結果打不多糧，你說合算不合算？

嫂：眼下顧不得合算不合算，我可不是窩囊廢，我立着房，躺着地，不入社也能活成，叫我在人面前現眼，我不去。

亮：啊呀，看看你，这叫啥話呀？

嫂：我的主意你少管。

香：星亮嫂，你不要仗氣說單幹，你好好想一想，單幹的苦處咱沒受過？受死受活也打不下糧。

（星明上）

明：哎呀，你們還閒聊天啦，快幫我抬一抬車去吧！

亮：車怎啦？

明：唉！車風乾的歪下一個轆轤來。

香：這會在那呢？

明：在半路上呢。

香：那你怎不把它拉回來呢。

明：看你說的，一個轆轤怎走哇？

香：這會去兩個人行不行？

明：還不一定弄好。

香：去三個呢？

明：差不多啦。

香：四個人都去呢？

明：保險鬆鬆快快抬起來。

香：你不是說人離手亂辦不好事嗎？

明：這，這能和農業社比？

香：當然比不得這麼簡單，可要是將小比大，理是一個樣。農業社人多手稠，生產有計劃，勞動、管理、分紅，都有制度，可單幹能做到嗎？卡住車就拉不起來啦。

明：這，這……

香：這些你還不知道，星亮哥全清楚。年時互助組的時候，打井防旱得了丰收，那時候，男女組員都動手，三天三夜就打通五眼井，還都是石頭筒子。你的莊禾受了旱，可星亮哥后梁底那四畝地跟你的地緊挨着，不是因為互助組打井，澆上水……星亮嫂，你能吃上拳頭大的山

藥？

明：這話可也情真。

亮：可不啦。去年，要不是互助組打井防旱，不要說那四畝山藥……

嫂：提起山藥，我心裡可清楚，去年要不是互助組，還照單幹那樣，眼看苗子都枯死也沒有一點法子。

香：對啊，今年是農業社不是互助組，今年防旱不是打井，是要挖渠啦。計劃從那兒挖，人力，用具，社裡都安排好啦，一眼望見今年比去年還要多打糧。星亮嫂，你說你瞞地該不該？唔，好吧，你瞞吧，橫豎到那時候除非你那四畝地別澆水，要澆水，叫社員們追究起來，我看你那時候怎交待？

嫂：梅香，我那地可要澆水的，虧你說清楚這個道理。

亮：又想澆水，又想瞞地能行嗎？長圓都是你的理啦？

嫂：那，好吧，黑夜我去社裡認錯。

香：星亮嫂，這才是正理，咱們既辦社，就得大夥齊心，實心實意的办好社，哈……

（星亮，星明隨笑。）

明：快抬車去吧，車還在半路上呢。

眾：對啦，快走吧！

——劇終——

打 黃 狼

(二人轉)

孟慶增整理

人物：傅久長。

黃 狼。

壯 士。

傅唱：我家住在傅家莊，
我父名叫傅中陽，
一世沒生一個女，
堂前祇生下一個小兒郎。
一歲兩歲懷中抱，
三歲四歲離開娘，
五歲六歲貪玩耍，
七歲八歲念文章。
念書念到十七歲，
老師起名傅久長，
龍虎年間開考場，
背着書包進汴梁。
心中有事走的快，
穿過鎮店奔村莊；
東莊出來西莊進，
越走越快越累的慌。
一霎時走到西山凹，
山坡下邊有人家；
山前山后風光好，
一片美景像圖畫。
菓樹林外牛羊叫，